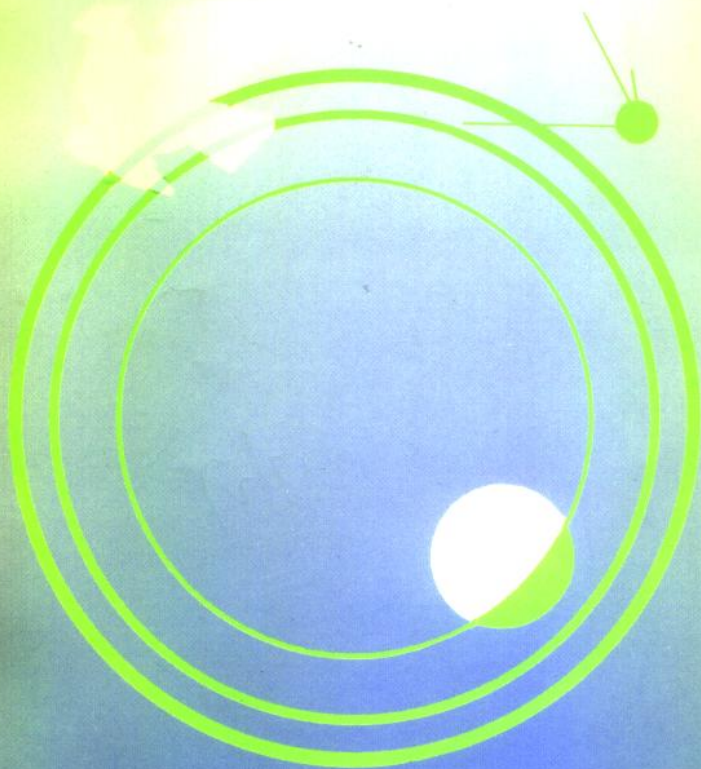


技术的政治价值

刘文海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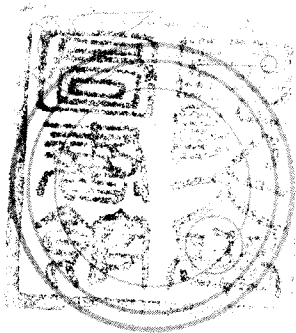
人民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1867 0

技术的政治价值

刘 文 海 著



人 民 大 学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技术的政治价值/刘文海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8

ISBN 7-01-002421-9

I. 技…

II. 刘…

III. 技术进步—影响—政治

IV. 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8489 号

技术的政治价值

JISHU DE ZHENGZHI JIAZHI

刘文海 著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201 千字 印数: 1—3,000 册

ISBN 7-01-002421-9/D.663 定价: 13.00 元

序

技术与政治的关系，是一个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实际意义的问题，也是一个难度很大的问题。在国际上，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可说是汗牛充栋，但对许多争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国外学者的经验性研究，确有其独到之处；然而，他们基于这些研究提出的理论或学说，虽然有些很有价值，但大多摆脱不了片面性的巢臼，令我们不敢苟同。但在国内，至今鲜有文献接触这个敏感问题，仿佛缺乏必要的胆识和勇气。

孔夫子所批评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以给予新的解释，而用于我国目前的学界。现在国内的一些所谓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研究，似乎无需充分的文献的阅读、复习和评论作为基础。对这类研究成果的评审，出版的编辑，以及书刊的评论和介绍，也很不注意这方面的要求。包括一些博士生和他们的导师，也似乎不懂得科学研究这个最起码的要求。有些人不在占有材料和批判论证上下功夫，反而试图利用非科学研究力量，例如名人推荐、媒介鼓吹等将这些成果“炒”起来。于是，学风日下，斯文扫地，堪为人忧。然而，本书作者在技术与政治问题上阅读文献之众，掌握资料之丰，实为国内学者所少有。同时，作者对这些文献或资料采取了分析、批判的态度；避免了“殆”和“罔”两方面的缺陷。

由于技术与政治的关系牵涉到方方面面，加重了分析的困难。作者经过精心和耐心的剥离，终于集中在技术的政治后果这一问

题上，尤其集中在信息技术社会中技术的政治后果问题上。

作者在开展自己的主要论点前提出了若干理论预设，如技术是追求物质目标的理性程序、技术具有价值负荷性、技术具有相对的自主性和绝对的不自主性等。这些预设在国内鲜有人论及。这些论点是可以辩护的，同时也是可以讨论的。在技术与政治相互关系问题上，作者持一种温和的相互作用论观点，并据以分析批判技术决定论和社会决定论。作者立足这一理论，认真细致地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尤其是信息技术社会中技术与政治相互关系的历史的现实，作出了自己的结论。这些结论是：二者相互作用随社会演变而强化，二者处于既融合又背离的矛盾运动中，技术对政治影响的二重性，技术不能代替政治，技术对政治影响的有限性，以及政治对技术合理干预的必要性等。由于作者以宽广的视野讨论了技术对阶级和革命、劳动和就业、立法和行政、统治和权力、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世界政治秩序、国际政治关系、战争与和平等多方面的影响，使这些结论具有丰富、充实的内容。

希望我们年轻一代的学者都能具有这种学术勇气和严谨学风。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本书对技术与政治关系的探讨，毕竟还是初步的。尤其是对技术之影响于政治演变的分析，还需要加强。这样的分析将会给我国的决策者在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同时制定相应的政治改革方案提供理论依据。在国际经济竞争日益剧烈以及我国日益参与国际大家庭的今天，为了维持原来控制体制的方便，而不去迎头赶上信息技术，这等于是自招失败和自我孤立。但发展信息技术，必然会引起人们的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方面的变化。这种变化反过来要求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朝着增加透明度和民主性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就会阻碍

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的动态稳定。

邱仁宗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1996年1月

目 录

序	1
导论	1
一、技术哲学：从价值论的视角看	1
1. 技术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1
2. 技术哲学研究的两种风格	12
3. 技术哲学研究的视角	14
4. 技术哲学的流派	16
5. 技术哲学的体系	17
6. 技术的人文价值	20
二、背景与思路	21
1. 背景与现状	21
2. 题解：技术的政治价值	23
3. 思想线索	26
第一章 什么是技术	30
第一节 技术的概念	30
1. 现有技术概念综述	30
2. 通过分类界定技术	39
第二节 技术的本质特征	42
1. 技术是追求物质目标的理性程序	42
2. 技术的“价值负荷”性	44
3. 技术之相对意义上的自主性和绝对意义上的不自主性	49

第三节 技术的结构和内容	54
1. 技术的结构	55
2. 技术的内容	59
3. 技术现象	60
第二章 技术负荷政治	63
第一节 技术与人类目标	65
1. 工具论	65
2. 社会决定论	66
3. 技术决定论	68
4. 结论：技术的社会角色	70
第二节 技术与政治：理论分析	71
1. 技术统治论	72
2. 技术政治论	75
3. 国家政治在技术系统中的角色	77
第三节 技术的政治属性	80
1. 技术的政治构成特质	81
2. 技术的政治功能	84
第四节 结论：技术作为一种政治现象	87
第三章 技术的政治后果：历史与现状	89
第一节 技术—社会的历史划分	89
第二节 农业技术社会中技术之政治后果	95
第三节 工业技术社会中技术之政治后果	104
1. 阶级与革命	106
2. 劳动与就业	111
3. 立法与行政	117
4. 统治和权力	121
5. 民主政治	126
6. 战争和国际政治	129
第四节 信息技术社会中技术之政治后果：问题提出	131

第四章 信息化与统治和权力图景	138
第一节 信息时代的技术统治：理论辨析	138
1. 技术专家统治	138
2. 机器统治	145
3. 技术取代政治	150
第二节 官方政治统治	154
1. 统治阶级	155
2. 政治制度	162
3. 行政和法治	166
4. 意识形态	180
第三节 个人权力	183
1. 技术权力	184
2. 权力分配	186
第五章 信息化与国际政治图景	192
第一节 世界政治秩序	193
1. 信息化与新政治秩序：理论辨析	193
2. 民族国家的命运	199
3. 世界政府的可能性	206
第二节 国际政治关系	212
1. 国家之间的权力分配	212
2. 国家主权	216
3. 国际间的政治欺压	227
4. 协作还是冲突	236
第三节 战争与和平	238
1. 战争的风险	238
2. 和平的可能性	242
结束语	246
一、技术与政治：融合还是背离	246
二、技术的政治后果：一般结论	250

主要参考文献	256
后 记	262

导 论

一、技术哲学：从价值论的视角看

一般认为，技术哲学是已经确立并逐步走向成熟的一门学科。

1. 技术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

哲学对技术关注的历史，远不如对科学关注的历史久远，这大概与哲学家一贯重理论和轻实践的传统有关。因此，从历史上看，长期以来哲学理论和技术实践基本上是分立的。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工业革命后稍晚的一段时期，才有所改变。哲学对技术的全面关注，是 20 世纪 60 年代—70 年代的事。

我们一般同意，迄今为止的技术哲学的演变经历了这样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是 1877 年卡普（Ernst 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以前，其间，可以追溯到技术哲学的历史渊源，我们称之为前技术哲学阶段；第二个阶段，是自卡普以后到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一段时期，这是技术哲学的孕育和诞生阶段；第三个阶段，是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后，这是技术哲学全面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的阶段。

在前技术哲学的漫长阶段内，有名望的科学家中关心并深入研究过技术问题的人，相对来说屈指可数。

古希腊的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涉及到对工匠（artisan）的讨

论,这大概可以勉强算作把哲学和技术(严格说来,应是技艺)联系起来的第 一人。亚里士多德曾把技术(techne)看作是关于制作(poiesis)的卓越智慧,可以说已涉及到技术本质和意义的考察。罗马时代的维特鲁维奥(Vitruvius Pollio, Marcus)也注意到了技术(art)的制作和理论两个方面。

中世纪后期以及文艺复兴前后的一段时间内,像罗吉尔·培根、达·芬奇等哲学家对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稍晚一些时间,有两位哲学家,特别值得一提:一位是F. 培根;另一位是莱布尼兹。培根否认希腊人的这样一种观念:技术比自然低劣,从事技术是下贱的活动。培根对现代科学和技术文明发表了许多议论,并提出用“技术控制自然”的思想。他还是技术史研究的先驱之一。莱布尼兹曾试图制造一个用于加、减、乘、除的计算机器,但没有成功。他的尝试为后人留下两个耐人寻味的哲学问题:(1)计算是否可以解决理论和实践问题;(2)计算是否意味着对某种特定类型实践本身的根本性歪曲。^①

18 世纪狄德罗在《百科全书》的条目中列有“技术”,讨论了它的起源、分类、目的等。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曾论及技术。1789 年,德国学者 Johann Beckmann^② 首次把技术定义为“用于教会处理自然物质的科学或关于工艺的知识”,它“用秩序

① Frederick C. Kreiling: Leibniz and Technology, in P. T. Durbin (e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6, 1983), PP. 217—221.

② 为阅读和索引方便,外国学者名的附注,我采取三种办法:(1)著名的、为学术界所熟知的人物,一般直接用其公认汉语译名;(2)技术哲学界的重要人物,并与本书关系较大的,给出汉语译名并加英文附注,已有汉语译名的,一般保持原译名;(3)相对不常见人物,只给出英文原名。

和清晰性解释所有的操作、及其理由和后果”。^①

自工业革命后，开始关注技术问题的哲学家、科学家、思想家逐步多了起来。1832年，美国的一位数学家 T. Walker 在一篇名为《为机械学的哲学辩护》的论文中，首次提出“机械学的哲学”的概念，并认为技术是一种使人人平等的手段，能使人们获得在奴隶制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才享有的自由。1835年，苏格兰化学工程师 Andrew Ure 发表《制造的哲学》(Philosophy of Manufactures)，旨在对“制造业用自动的机器进行管理所遵循的一般原理”进行说明，其中涉及到一些与技术哲学有关的概念问题，如手工业和工业生产的区别、机器的分类、技术发明的作用等。1839年，孔德在其倡导的“社会学”研究中，根据工业革命的状况，从与科学之间的关系的角度出发，讨论了技术及其社会影响。马克思在未发表的著作《关于技术的笔记》(1861—1863)中沿着 Beckmann 等人的思路，考察了技术。随后，马克思分析了技术的生产力的和经济的价值，并特别指出了技术对社会变革的革命性意义。马克思被认为是乐观主义技术决定论的先驱人物。1872年，K. Karmarsh 在《技术的历史》中进一步考察了技术的概念及历史。1875年，Reuleaux 尝试建构一种“机械工程理论”，其目标就是“使关于机器的科学成为可演绎的。”^②

1877年，卡普(Kapp)完成《技术哲学纲要》一书，首次提出“技术哲学”这一术语，标志着技术哲学的演变进入了第二个

① Hans Lenk, Gunter Ropohl: Toward an Interdisciplinary and Pragmatic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Technology as a focus for Interdisciplinary Reflection and Systems Research, in P. T. Durbin (ed.): Research 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Vol. 2, 1979), P. 25.

② 同上, PP. 26—31.

阶段，即孕育和发展阶段。卡普认为，技术发明是想象的“物化”，工具、武器等是各种“器官的投影”(organ projections)。例如，电报是神经系统的扩展和投影，铁路是人体循环系统的外在化和投影。他的著作得出两个结论性意见：(1) 技术应得到更加深入的哲学探讨；(2) 哲学应更加充分地揭示技术实践的社会后果。这实际上框定了技术哲学的大致轮廓：前者涉及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后者涉及技术的价值论研究。

自卡普以后，开始关注技术的哲学家逐步增多。技术哲学在其孕育和诞生的这段时期内，保持了两种泾渭分明并可以说是互补的传统。^① 第一种传统，可以称为“技术的哲学”(technological philosophy)，又可称为“分析的技术哲学”或“工程技术哲学”。这种传统主要是由工程技术人员塑造的。他们从技术的内部结构出发，分析技术的本质，并把技术活动看作是理解人的其他活动的范式。这种传统反映了工程技术人员的思维特点。第二种传统，可以称为“关于技术的哲学”(philosophy of technology)，又可称为“人文主义的技术哲学”或“解释学的技术哲学”。这种传统主要是由人文社会科学家塑造的。他们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出发，用非技术的或超技术的观点来解释技术的意义。这种传统反映了人文社会科学家的思维特点。

在第一种传统里，俄国工程师 P. K. Englmier 是沿着卡普的思路第二个在“技术哲学”的标签下对技术进行考察的人。19 世

① 参见 Carl Mitcham: 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5, No. 1 (March, 1985); 和 Friedrich Rapp: Introduction: General Perspectives on the Complexity of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P. T. Durbin (ed.):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Practical, Historical and Other Dimensions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9), P. 6.

纪 90 年代，他在德国杂志上著文，提倡应用哲学来探索工程学对待社会的态度。他是“技术统治论”(technocracy)的热衷鼓吹者，主张根据技术原理改造和管理社会。1929 年，他在全俄工程师协会上撰文《技术哲学是必要的吗?》，设计了技术哲学的框架：(1)技术的概念；(2)当代技术原理；(3)作为生物现象的技术；(4)作为人类学现象的技术；(5)技术在文化史上的作用；(6)技术和经济；(7)技术和艺术；(8)技术和伦理以及其他社会因素的关系。这是第一个比较完备的技术哲学研究计划，对后来技术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1913 年，德国化学工程师 E. Zschimmer 在名为《技术哲学》的著作中第三个使用技术哲学这一术语。他对技术持辩护态度，反对从文化上对技术进行批判。他认为应对技术作新黑格尔主义的解释，即把技术看作“物质上的自由”(material freedom)。

“分析的技术哲学”的发展在二战前后由于德国技术哲学家 F. 德绍尔(Friedrich Dessauer)的贡献而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德绍尔是第四个使用“技术哲学”术语的人。他在《技术文化》(1908)、《技术哲学》(1927)、《受技术操作的心灵》(1945)、《围绕技术的争论》(1956)等一系列著作中，既对技术进行工程学的分析，又力求同存在主义者、社会理论家和神学家对话。他的技术哲学研究的一个突出之处，是把它和科学哲学进行比较分析。他认为，科学哲学要么分析科学知识的结构和有效性，要么讨论具体科学理论对宇宙学、人类学的意义，但这都不能认识科学知识的力量。在他看来，现代工程学已经成了人类同世界联系的一种崭新方法。他试图对科学技术力量提供一种康德式的先验前提条件的解释，并反思这一种力量的伦理学意义。他建议在康德对科学知识、道德实践和审美感觉的三个批判之外，应加上第四个批判，即对技术的批判。他认为，制造特别是以发明形式出现的

制造，恰可以与“自在生物”建立确实的联系；发明不是梦想出来的、没有力量的东西，而是来自对解决技术难题设计办法的认识能力，即它包含着“来自思想的实在物”。为了与这种形而上学分析相对应，德绍尔还提出了关于技术道德意义的理论，认为现代技术所带来的改造世界的结果，就是技术的卓越的道德价值的见证。

大致说来，属于第一种传统的哲学家们一般侧重对技术的形而上学研究，即重点研究技术的概念、方法论程序、认识结构以及客观的表现形式，并试图用技术术语解释更大范围的世界，有某种技术世界观的倾向。同时，他们大都倾向于赞成技术。

在第二种传统里，美国社会学家、社会评论家和人本主义的技术哲学家 L. 芒福德 (Lewis Mumford) 是第一位代表人物。他在《技术和文明》(1934)、《历史上的城市》(1961)、《机器的神话》(1967, 1970) 等著作中着重考察了“技术和人性”这一主题。芒福德反对 18 世纪美国哲学家弗兰克林把人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的观点，认为人是心灵创造的动物，而非制造工具 (tool-making) 的动物；不是制造活动，而是思维活动使人有人性，不是工具而是精神使人有人性。他在人类学研究的基础上区分了两种技术：综合技术 (polytechnics) 和单一技术 (monotechnocs)。综合技术亦称生命技术 (biotechnics) “大体上是以生活发展为方向，而不是以工作或权力为中心的”，其目标同生活的多种需要和愿望是一致的，并以一种民主方式为实现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起作用，因此，它是合乎人性的。单一技术亦称“权力主义技术” (authoritarian technics)，它“建立在科学智力和大量生产上，目的主要是为了经济扩张、物质丰盈和军事优势”，简言之，即为了权力，因此，它是与人性相悖的。他不是那种否定一切技术的悲观主义者，而是追求一种以人为核心的体系，即追求一种合乎人性的技

术。

海德格尔作为德国哲学家，存在主义创始人，是进行人文主义技术哲学探索的第二位代表人物。他在《关于技术的问题》(1954)、《关于存在的问题》(1955)、《关于事物的问题》(1967)三部著作中从宽泛的意义上考察了技术的本质。他关心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是技术？他认为，技术不是一种工具，而是一种真理或展现。第二个问题是：是谁或什么东西从技术上显示了作为纯粹客体的世界？他认为，技术不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而是在技术背后的“揭示”(unconceal)或“挑战”(challenge)的所谓“框架”(Gestell)，即精神的认识框架。第三个问题是：技术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现代技术不仅掩盖或模糊了种种事物的属性，也掩盖或模糊了存在物中的存在，它对其力量充满自信，但看不到其局限。因此，必须对技术质疑。“正是这种对技术的质疑，或者努力把技术的确定性置于哲学质疑范围之内，才是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核心所在。”(Mitcham)^①

J. 埃吕尔(Jaques Ellul)是法国社会学家、技术哲学家。他是人文主义技术哲学的第三位、也是影响较大的一位代表人物。他在《技术社会》(1954)、《宣传运动：人类态度的信息》(1965)、《政治的幻觉》(1967)、《技术系统》(1980)等著作中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来研究技术。在他看来，从普遍意义上说，技术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某些具体的东西。他认为，技术主要不是物质手段，而是理性的方法，是理性地控制事物和人的方法。从这种意义上说，不但生产活动，而且政治、经济、宗教、个人生

^① 参见 Carl Mitcham: What I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in International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Vol. 35, No. 1 (March, 1985).